

东 | 湖 | 书 | 坊

# 刘学颜散文选

刘学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10) 百年原创经典

东湖书坊

(设计概念)

# 刘学颜散文选

刘学颜 /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学颜散文选/刘学颜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6  
(东湖书坊)

ISBN 978-7-307-15699-9

I. 刘… II. 刘…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3604 号

责任编辑:黄 殊      责任校对:王 建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52千字 插页:2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5699-9      定价:55.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辑 悲悯与感动

悲悯与感动 .....	003
看不见的压力 .....	008
伤食 .....	013
我陌生朋友们的葬礼 .....	018
空中的阅读 .....	023
空难之后的飞行 .....	028
阳光灿烂的死地 .....	034
散乱的生死阅读 .....	038
雨夜，想起童年的歌 .....	046

珍藏·····	051
真实与荒诞·····	056
觅死京华·····	064
石头的哭泣·····	074
走进青云谱·····	085
伶丁洋的此岸与彼岸·····	091
带根流浪·····	098
寻找大师的孤独·····	111
坐在“博爱椅”上怀想一个人·····	121
跨过蓝色的蒙古高原·····	126
消失的欲望船·····	130

## 第二辑 伤逝的依恋

童年山地·····	149
坡镇事情·····	168
伤逝的依恋·····	182
与马为邻的日子·····	191
清算与倾诉·····	202
孤寂的雪野·····	210
老厂百年祭·····	219
逃离的爱情·····	228

宿命的背叛 .....	245
宿命的背叛（续篇） .....	256
活着的怀念 .....	262
天堂的哭泣 .....	271

### 第三辑 科尔沁的挽歌

吾师颜渊 .....	291
来自金兀术故乡的探访 .....	298
乞者 .....	308
科尔沁的挽歌 .....	316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	328
《人间词话》的绝望注释 .....	337
访祭黑水边 .....	347
铁血一曼 .....	355
后记 .....	369



## 第一辑

# 悲悯与感动





## 悲悯与感动

自打剪断脐带以来，我就没有离开女真人生活过的土地。这看来有点画地为牢的意味，但对情感的凝练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又有些像女真人喜欢吃的糜肉——大概近似于今天满族人的美食肉丸子吧——将肥瘦一体的肉细细地捣碎来吃，有助于消化不说，而且香气润舌，不腻人。我想，我对故乡的喜爱也就这样吧，香而不腻，是常吃不厌的精神美食。

我对骑在马背上的女真民族的历史，曾经有过一段醉心的研究，或多或少对他们的美食有些皮毛上的了解，比如爱吃豆酱，喝酸豆汁，食芍药花，嚼生蒜，饮烈性酒。这些嗜好，至今还流传在这里的女真地。其他遗风，譬如杀年猪的吃喜，喝转桌酒，尚可看到女真人“一家宰鸡，众邻食之”的旧影。我这里想要写的是流传在女真故地这一带的“喜丧”。人死了，还被当成喜闹的事来操办，这与中原人的“哭嫁”堪称珠联璧合。

在我们这儿——女真地，年老的人死了，叫喜丧。花甲者还算不得，这个杠大体划在八十岁上，往里贴靠三五岁，也赖乎情。老人一闭上眼睛，死者的儿女们便在家门口搭设灵棚，

雇请的喇叭班子开始吹吹打打起来，上演着亦喜亦悲的热闹景象。送葬的那天，也是一路吹吹打打到火葬场，又吹吹打打送骨灰盒到墓地落土。这延传下来的习俗，多少还带着些古朴的女真遗风。

这样的葬礼，我喜欢参加。行进在大旷野地里，耳听这些同类生命吹奏出来的高亢悲音，你总会想起些什么？生的啼哭和痛苦，死的欢愉和微笑。或者，你什么都没想，因为你可能才二十岁，撑死大天三十岁出点头。死神还躲藏在岁月的大山背后偷看着，它惧怕走近青春健壮的生命。

假如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快奔五十的人，那情形可就多少不一样了。就像我们面前爬的这座雪山，说近也近，说远也远。有位诗人说：童年看死亡是在美丽的天边，中年看死亡是在行进中的山路上，而老年看死亡就好比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对号入座，我这个岁数，是行走在风景依然如画的山路上。看来，生命还是很美丽的。

在葬礼中，我一直是把自己看作景中人，是悲怆音调蕴含稍许快乐的欣赏者。我对喜丧的理解是带着禅味的，因为人之生死的两头是愉悦而甜美的，只有中间这一段是苦涩的。它和自然界的甘蔗正好掉个个。如此想着，我听喜丧的音乐就近乎有了一种完美的感受。尤其是唢呐声，仿佛是生者对死者的倾诉，又好像死者飘荡的灵魂，对这个曾经喜怒哀乐生活过的世界作最后的道别，从此便与他的至爱者“杨柳岸，晓风残月”了。

唢呐，这个小铜玩艺儿，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呵！二人转里，它扮着欢快的角色；大秧歌里，它演着热闹的“戏曲”；喜丧里，它吹奏着满腔的歌哭。金质的音符从那八个充满着生存压力的小孔眼里飞迸出来，消融在空旷无边的大太阳地里。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雪天葬礼的故事，它和我们的生命，和这唢呐有关。

一位同事的老母亲死了，火化后归葬在她故乡的远方雪山。洁白的山脚下，是她当姑娘出嫁前的老屯。

唢呐声暂时止息了。队伍静默地行进在积雪覆盖的弯弯山路上，寒冷的空气也仿佛凝冻成一块透明的巨冰。略见偏斜的太阳拖曳着一串麻线似的黑影，慢慢移向雪山顶。

墓圪早已经派人挖好。当刷成紫檀色的窄小棺木放入后，铁锹闪烁着寒光，白雪、黑土纷纷跌落墓坑。老人的儿孙们围站在墓圪的四周，流淌着痛哭的眼泪，在经历着最后悲伤的告别。这时，漫天风雪里蓦地震响起一曲泣诉的悲怆，是唢呐的小铜孔再也承受不住回旋气流强大压力而发出的那种绝望的倾诉！

此刻，你绝不会想到，是的，绝不会想象得到，这些看似冰冷的铜质生命，在狭窄的时光隧道里到底在悲怆着什么？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

在许许多多的葬礼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而且使用着原本就带着悲腔的唢呐吹奏。我曾看过同名电影，也听不少歌手演唱过，但却没有让我如此感动。那一刻，我潜然无语，血烫如焚，迎着寒风流下了满脸的热泪。

是眼前这些耸挺的群峰雪乳，让我想起圣洁而伟大的母爱？抑或是这支我意想不到的唢呐悲歌，在一片肃穆的情境下，猛然间撞开了我生命中因生存压力而日显滞重的苦难之门——一片汹涌过来的金属眩亮中，我倏然看到在岁月的过道尽头，母亲远去的苍老背影以及她那头白发在阳光下春水般地消失。

这以后，我还参加了诸多喜丧，我所生活着的楼区，时或

在某一个暮晚或清晨，便有唢呐的挽歌杂以锣鼓等家巴什儿的碎音破窗而入，在你的耳畔幽幽泣告——又有一个垂暮的老人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细想想，生命与自然界里的野草没有什么区分，枯荣只为一个生死轮回的过程。对于草穗来说，结籽的繁衍完成，也便预示着爱情的花儿由此凋谢。而人类并不尽然，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前，都在永不衰老的心理上跑着爱情与情爱的接力。我这样的感受，是缘于一次喜丧，同样是唢呐给了我这种悲悯的感动。

朋友的老爹过世了，往九十岁蹀的人是正儿八经的喜丧。松木杆子支起灵棚，挽幛一挂，唢呐锣鼓便热热闹闹地吹打起来。我的这位朋友是孝子，母亲死去十好几年了，他总想张罗着给老爹再办一房，怕他孤单和寂寞。老爹不答茬，也不说啥，没有儿女能猜透老爹的心事，或许他在心里还念想着老伴，或许七十岁的人了不想再讨个伴儿，嫌麻烦，于是便搬来跟儿子一家住。

朋友的这位老爹，什么都随和，不挑吃，不拣穿，就有一样事难缠，儿子夜里不回家，他就不睡觉，两眼巴望着门口会一直望到天亮——我的朋友说到老爹，总是很感动的样子。老爹离开前的几天，他一步也不敢走出家门，一会儿也不行；他刚要穿上衣服，老爹的眼光就拉直了，死死地盯住门，仿佛那门外藏躲着一个魔鬼，要把他的儿子抓走。

老爹终于心满意足地看着儿子走了，死前十分平静和安详。朋友却伤感至极，一说到老爹，五十多岁的汉子，便唏嘘哽咽。大家都劝慰他，说这是喜丧，节哀才对。他说他心里明白，但一见吊唁的人提及老爹，还是泪光盈盈。老爹带走了他心中的爱。他找来吹唢呐的人，对他说：“明天早上，起灵的

时候，给我老爹选用一支爱情的曲子来吹。吹得好，我多给钱儿。”吹唢呐的，带着一脸儿的困惑走了，不解地嘀咕：“吹了这么多年的喜丧，还头一回碰见这事儿。”

那一天早上，我参加了朋友老爹的起灵仪式。朋友戴着重孝，在棺椁抬起的时刻，他跪在地上，重重地摔了丧葬盆子，随着瓦片的四下里飞溅，儿女们的哭声顿起。猝然间唢呐从窄腔里拔出如泣如诉的悲音，但令我意想不到的，唢呐手竟然挑选了这么一支爱情曲子——《纤夫的爱》。似乎很俗，但又很对情调，朋友想要给他老爹吹的，就是这么一支乐曲，透露着俗世人真实的悲喜之爱。

在唢呐与锣鼓的吹打里，朋友的老爹上路了。自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刻骨铭心的喜丧。

2004年11月1日



## 看不见的压力

我和妻子养成了晚间散步的习惯。这是我们这对贫贱夫妇一天当中情感最富有的时刻。小城借助迷离的夜色遮掩起白天显露出来的窘迫相，仿佛一位刚化完妆的贵妇人，瞬间珠光宝气起来，头戴星空的钻石，斜簪月牙儿的银梳，手佩长街上的一串路灯项链。冬雪后的小城更显典雅，银妆玉琢，道路上铺盖着银毡。晚饭后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散步，没有比这再美意的事情了。

三年来，我们的散步都选择在一天行将结束的“生死之间”。白天，我上班忙着生存；散步归来后，伏案灯下，赶写着我的生死三部曲——《生死之旅》、《泪浮地平线》与《逝去的诔歌》。我拼命地写，在黑夜的流血心脏里为历史人物的命运恸哭。他们都死去了，离我生存的这个年代已经十分遥远。我曾行遍大地，像一个苦行僧，持握着心灵之钵，到墓地上去向我所景仰的灵魂乞讨：赐我以精神的美食吧！

我向托体山阿的死者行乞，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浮躁的时代，空虚挤榨着我四顾茫然的心，生存压力紧缩着竞争的空

间，在痛苦中我别无选择，以寻找逝去的死亡来实现生命的快乐。

我和妻子的夜间散步，还在于借助这黑色的披风掩饰我们生活中心存的悲苦——妻子的病颜与愁眉，我那张为生死而忧郁着的脸孔。我们并肩行走，闲云野鹤的形式。在别人的眼里，或许还真的把我们看成一对优雅的爱之鹤呢。其实，我们的心里明白，彼此是生存在水沟里的两尾鱼，濡沫着生命里的痛苦之水。而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里，在外人悲悯的眼光中，我们装得很轻松的样子，仿佛生存的压力不曾作用于我们。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我们何尝不虑及“破帽遮颜”、捉襟见肘的日子呢？因而，在被他人悲悯的同时，也悲悯他人，这或许就是我们心存的最后善良了。只是在他人看来，它是不是显得更为可怜呢？

夜间散步有利身体健康，至于也能遮愁饰苦、清洗烦恼自不必说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的另一面忧思却呈现出来。那位已经死去的自私的爱情诗人，曾经说过一句不自私的话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而我却于散步的黑夜，用我黑色的眼睛，看到了光明的反面：生存的阴影。在这一点上，我得承认与那位死于海外的偏狭诗人是有着追求理念的差距。我想，这都是因为生活发生了变化，弱势群体在滚大着雪球，使我们即便“躲进小楼成一统”，也终于不能视而不见了，更何况我们也挣扎在它的边缘上呢？

小城原本就不大，我与妻子通例散步的轨迹，近似于拐尺形。从我所居住的破烂楼区，爬上一个通往早晚市场的大斜坡，坡上的垃圾还未来得及清扫，烧烤的腥臭气弥散在空中。夜色里，尚有几家烧烤摊亮着倦眼儿的灯光，在吸附着贪馋的

脚步。进入寒冷的冬天，这个大街拐角的地方，就成为给死去者烧纸的冥所。火光舞蹈着，黑影或蹲或立，有些阴森的感觉。从拐角走上大道，再去而复回，大致穿过了小城的半拉心脏。

街路景色平淡，栽种着两排柳树，春夏绿绦垂拂，秋冬之交黄叶飘落。落雪的季节，枯枝宛然炭笔，勾画着瑟瑟寒风。行驶中的出租车尾灯熬红了眼睛——僧多肉少，噌噌乱跑，像荒野里觅食的饥饿之狼。小城的生存压力，似乎将出租车、摩托车与“板的”的那种三轮车都挤上了并不宽敞的街道。老工业基地的下岗人员太多了，缺乏技能与资金者被逼上华山一条道——蹬三轮吧，这只是个体力活，腰一弯弓两腿一蹬，挣点糊口钱。

小城的出租车究竟几何？粗算四个轱辘的不下千辆，另有三个轱辘的数百，两个轱辘的若干（还有黑车，不好统计）。车辆与城内二十万人口相比，大概是一个比例失调的数目。我们夜晚的散步，常常为这些饥饿的觅食者所干扰，他们往往看走眼将我们当作了猎物。“吱”的一声，停靠身侧，打乱我与妻子的闲谈或者惊散我正沉思的生死情事，摆下手，“红眼睛”就摇晃着失望的焦虑消失在夜色里。

尽管过了晚饭时间，一些“板的”还舍不得收车回家，晃动着疲倦的身影，在有气无力地转悠着，巴望能拉上最后一趟客人，两元钱可是今晚的餐费。一天晚上，我们散步至“拐尺的直角”，但闻身后一阵歌声踏来。一位三轮车夫正蹬得闲适，看他那满足的神态，似乎是赚了不少汗水钱，二三十元的样子，或者并非如此。“男愁唱，女愁哭”吗？也许，那一晚因为要写的死者，我的心境凄凉，总之，这个三轮车夫的歌声



镌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是哀婉的音调，沙哑的嗓子失去了欢愉的水分。

在散步中，我还无意地看到了什么？垃圾箱旁的黑色身影，不是搜拣食物的饥饿乞丐，而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他们背着大号的编织袋子，手持做工粗糙的长铁钩，在翻捡着可资变卖成钱币的废纸壳、空塑料瓶、碎铜烂铁，总而言之，是让他们能维持基本生存的东西。在垃圾箱旁的街对面，数家歌厅闪烁着霓虹灯匾，音乐和撕裂着嗓子的歌喉在夜色里飘荡。每晚，我路经这里，都有所思，有所想。承认与否都无关重要，地球上另一边的曼哈顿街头的贫富悬殊，确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是无需回避的一个事实，任何国家中的发达与发展的地区，摩天大楼间注定一边是灯红酒绿，狂歌盛舞，一边是乞丐或弱勢的求生者们游荡着消瘦的身影。这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惊诧的。如果我们不戴着不同色片的眼镜，我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事物应是大体相同的。

今年秋夜的散步里，有那么几天，我们沿着拐尺路折返时，在直角往北的一段距离，意外地发现了一群牧归的绵羊，大概有七八十只。它们逆向走在路灯下的另一侧，脏兮兮的卷毛，仿佛受到夜色的涂染。放牧者走在它们的旁边，斜背着挎包，肩头上的鞭子喑哑着。头羊熟悉回家的路径。这群寂寞的群体——我是说没有一只羊发出声音，像一片黑色的云飘移过市区。

初次见到，我并没有多想，后来，大致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路段，我又看见了这群默默行走的绵羊，心里终于明白了羊们的生存压力。它们为了获取足够的草，就必须穿过市区，